

譔一方之志者其書始見於晉人其例亦莫善於晉人隋書經籍志所載如潘岳關中記盛宏之荊州記等證以他書所徵引猶可攷見其義例惜多不傳傳者惟常璩華陽國志耳下至北宋方志之存者周滄乾道臨安志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之類凡十餘家雖未必追蹤晉人而體制嚴明攷核精密爾雅以澤於古猶有昔賢之遺風焉迨元明以來志乘之法漸失其舊矣託於空言荒於實學則失

之疏侈於詞章畧於掌故則失之浮杜譔門類以矜標新而不師於古勦襲載記旨爲己作而不著其原則失之不根卽世所盛傳前明武功朝邑二志亦務爲苟簡至故城舊瀆皆棄之如遺不知者以爲典要過古人然非篤論也馮菽橋大令宰修武之七年成縣志十卷郵以寄余余受而讀之覺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地理如大修武小修武及南北西修武之日必確指其方隅廢置如南陽山陽廣

宜修武諸郡名必剖言其因革舉魏晉隋唐以後析置華離版圖錯雜最易混淆者皆使之一一朗若列眉其他如沿革則變表爲攷以廣列案語迺援晉宋育會稽土地記之例各體文則消納各門中而不別立卷日迺援宋范成大吳郡志之例藝文則載縣人所著書篇目而不羅列詩文迺仍還漢班固前漢書之例皆能以復古之深心寓著書之微旨焉蓋其知交袁大令叔英金廣文枚偶皆一

時之彥而張學博魯巖又博極羣書藏軸至二萬卷盡出以資證佐大令集三君子之長而總其成故其書獨博而諦是足復北宋以前本來面目而不失晉人之遺意者也且余嘗徧觀今之爲吏者矣或抗言治術而薄著述爲迂儒或競逞詞華而日政事爲物迹皆囿於一偏者耳夫空言無補徒學無權誠難當於吏治然非胸羅全史日炳千秋操因時制宜之才爲因勢利導之舉則亦僅盡其簿

書錢穀之能事而已果資何識以興利除弊
與吾民相期於更始也哉今大令著一書猶
斤斤以古人之繩墨自範則其出身而加民
者不屑以今人之所爲自畫從可知矣他日
政成必有卓然高出流輩者余昔嘗權是邑
借未及而月卽奉檄以治獄去未及有所爲
也成余志者將有重望於大令則握管而敘
此書豈僅爲區區志乘計哉將一爲大令喜
一爲大令勛也

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正月下泮兵部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南山東河道
提督軍務加三級渾源州栗毓美撰

邑之有志所以備修史者之采擇也志或不
信史於何徵今之司牧此民者往往於故籍
中抄所涉歷而在官言官渾然不省訂志之
爲急卽或淹雅宏通有志於典章文物之紀
著而簿書期會應接不遑不終怠則中輟焉
故夫修志之舉得其人難得其人而竝得其
時尤難坐使通都大邑文獻無徵豈特令斯
土者之責亦置吏之所愀然動色者也已亥
秋余膺

修武縣志

序

一

簡命來撫中邦攬河山之雄秀覩風俗之醇熙亟
取郡縣諸志而觀其概蓋闕有閒矣方欲與
一時賢守牧令起墜補亾而修武令馮君以
新修邑志請余爲序余惟修境延袤幾二百
里介河朔負太行西扼澤蒲北連燕趙中州
之要區也地之屬魏屬韓城之建南建北大
陸別於禹貢清水證於水經疆域糾紛山川
緯繡名賢懿軌代不乏人軼見異聞頗多可
采而聿攷舊志其於歷代之沿革廢興文章

政事擇焉未精語焉未詳况自涵濡我朝德澤二百年以來田疇戶口之加豐民風物產之寢盛其有關於

史局揆羅者甚夥失時弗輯後何述焉馮君於政平訟理之餘慨然以修志是任廣詢耆舊博采羣書分訂於博洽諸君子略星野而弗詳徵地輿以求實冠以

巡幸

皇德二紀而建置令典之不可攷者仍從闕疑增

修武縣志

序

二

減協宜刪存悉當所謂得其人又得其時者豈偶然哉後之蒞斯土者一展卷而曉然於政治之所宜風俗之所尚資以爲理獲所措施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

賜進士出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兼提督銜節制全省軍務竝駐防滿營官兵兼理河道武威牛鑑讓

自古帝王遞嬗代有因革損益之殊所亟亟
焉以導斯民者惟政教而已政教興則風俗
茂風俗茂則人心固四海雖大卽以一邑之
治推之裕如也然以惟魯之氓不明示以疆
域里居之制則易淆不詳定其田賦學校之
規則多梗不顯旌其忠孝節義之行則不勸
不廣述其記傳藝文之美則日愚古來志乘
之輯非僅摭拾舊聞塗飾耳目已也其意固
深且遠也且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修

武本古冀州覃懷之地魏南陽域耳境處偏
隅然案其山川形勢甲於河北雖幅輳不及
二百里而凡茱萸峯之岌業天門谷之窈深
青龍洞之盤紆吳澤陂之幽敞勝概萬狀未
可悉數况乎田里生息物產饒多養教久成
閭閻安堵生斯土者固共樂其業而職斯土
者不更當勵其治乎明府蒞橋馮君山左名
宿早登選科製錦有才來撫是邑於茲八載
治且蒸蒸日上足以報最

朝廷矣乃猶孜孜然事必求其實蹟欲要諸久而
後可以慊於心慨念修武舊志自前戈令雲
錦續纂以來距今已七十餘年歲月漸遠文
獻僅存失此不修後將湮沒且以戈令之續
纂是志也迫奉上檄僅三月而卽告成是以
挂漏疏舛均所不免茲橋明府藉案牘之餘
閒躬親采訪詳參史鑑爲綱十有六目三十
有六其閒蒐討闕佚訂正譌誤者數百條志
沿革如修武爲古之南陽而屬韓屬魏之分

修武縣志

序

四

移北移南之異向慮建置不辨者今已燦然
畢著也志輿地如攢茅墮大陸之見於左氏
傳清水白鹿山之見於水經注向慮遺址莫
攷者今已確然有憑也志人物如晉之趙穆
金之呂豫元之陳安諸人向慮紀載多遺者
今已釐然悉備也其他或稽令典以昭法守
或按金石以博見聞或宣澤渠之阻而題橋
錫以嘉名或慮郵驛之疲而躍驄廣其牧地
或載銘記於祠宇墓陵可作里閭之敬或著

哀傳於孝子烈女用端風化之原該洽精當
美難盡述又豈特書異書祥務卹民以弭患
一名一物必稽雅以正譌已哉予因思士大
夫身膺民社方日事簿書錢穀恐不暇給而
秋橋獨能志乎此經兩載之勤劬而編輯始
就其亟亟焉務乎政教思所以勵風俗而正
人心者於斯益見此正賢宰之所爲而士民
之共仰者也他日采之輶軒上之

國史不且信其傳世行遠也邪是爲序

修武縣志

序

五

賜進士及第

誥授朝議大夫內閣侍讀學士提督河南全省學
政加三級平湖錢福昌撰

作志如作史必才學識三者兼備而志迥可
傳世知之矣志詳於一隅而本末始終是非
增損義例一準諸史世知之矣而亦知志之
與史有同而不同者乎史多纂於易代之人
毀譽無心去取自正志則秉其成者非其地
之長官卽其地之薦紳瞻徇因仍俗情不免
而翹然自異者又或以推崇物望點綴山川
爲盛事諸葛廬則南陽數見矣子房墓則地
以畱名者處處有之矣無志則疑闕有志而

修武縣志

序

六

疑轉增疑增而益之以僞馴至本真全失者
以余所見比比然也馮君荻橋之爲修武志
也延金君枚偶袁君叔英張君魯巖襄事三
君者皆宿學士本末始終是非增損一準史
法其記輿地也於大小修武南北西三修武
爲析爲并爲僞爲移如置身晉宋魏齊隋唐
閒聚諸史而定畛域也其記名山也太行白
鹿諸峯由所起所越所跨以定所至隨地分
名如馬伏波聚米成形歷歷可指而辨也其

記人物也漢代張導則徵其吏能晉代七賢則按其游跡唐代文公則并詳其先世後世鑿鑿然如合諸賢於一堂而親質之摹繪之也而清水發源舊志以百家巖及溫盤峪瀑布當之者傳譌久矣菽橋迺屬博雅士裹糧入山經歷奇險得之於南清溝北清溝之交瑤河吳澤諸水注之匯之者纖悉與水經合尤可以解數千年之大惑焉馮君此志庶幾信以傳信而無增疑益僞之病者乎余舊史

官也觀風整俗又爲今職所宜盡此志精覈詳盡展玩幾不忍釋手迺枚偶殫精攷訂心血瘁於斯書書將竣而中輟叔英魯巖惜其未成也編纂益精且勤得成完書嗟乎述作之精關乎軀命道義之契無閒死生如三君者迺可以信友迺可以信友而著書矣而菽橋網羅賢俊能合三君之詣力以成斯志緇衣好賢之雅亦庶有合焉然則斯志之得成完書也豈偶然哉斯志之得成完書無增疑

益僞之病也豈偶然哉余愛之重之撫實記
之竊欲爲斯志發舒幽隱并欲爲凡修志者
示之準則云

賜進士出身

誥授通議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
前翰林院編修石阡成世瑄撰

修武縣志

序

八

淄川馮菽橋余同鄉博雅君子也淹貫經史
援據古今著書立說成一家言兼精篆隸諸
體弱冠拔萃貢於朝嘉慶丁卯鄉試後充

內廷文穎館謄錄旋卽司鐸霑化余丁丑通籍分
水部時值菽橋保薦入都雖未嘗晤面而歆
豔其名繼聞其銓發中州攝靈寶補修武豫
省士大夫來都者覩陳其學術之湛深政治
之卓越津津樂道於不置余竊欲共事一方
親其旨趣用資切磋以爲快道光庚子秋余
奉

修武縣志

序

九

命分守河朔受篆于茲安昌距修武四十里余以
視事伊始菽橋來晤領其言論丰采實副疇
曩之嚮往乃以重修修武縣志見示夫周官
以職方氏掌輿地之圖以小史外史領邦國
四方之志辨其宜而布其利達其志而通其
欲爲民牧者本生平之蘊蓄發而爲在官之
治功有利斯興有廢必舉志乘之修誠善政
也攷修武爲古甯邑周武王伐紂次於邢邱
修武勒兵於甯更名修武卽爲魏之南陽地
修武由來尚已舊有志自乾隆二十二年縣

令津門吳君重修之其後戈君亦閒有增減
距七十餘年矣而原志簡略未備菽橋公餘
讀書凡疆域之沿革風俗之純駁建置之興
廢學校選舉之遵循名宦鄉賢孝義忠節之
懲勸與夫金石藝文之本末存亡莫不廣搜
博采用供纂輯竝與毘陵金枚偶廣文袁素
珊大令先後商榷而張魯巖學博復討論其
間自丁酉仲春削藁至庚子季春閱三年而
後告成嗟乎以言攷覈則精嚴也以言援引
則典確也以言義例則有條不紊也卽以之

修武縣志

序

十

登著作之廷膺撰述之任克當其選豈拘儒
所能望其項背菽橋屬序於余余何堪參末
議哉然喜其博雅之學而施於政治符余疇
昔嚮往之誠而今獲與賞晰也於是乎序

賜進士

出身分守河南河北彰衛懷三府兼理驛
傳水利河務兵備道前工部郎中充己亥科
順天鄉試同考官鄉愚弟琪園莊瑤拜題

地志之弊莫大乎因革不當繁簡失宜邑之遺訓故實闕焉不書而獨於旁近州縣游移影嚮之事東撫西拾連篇累牘刺刺不休此作縣志者之通弊也馮君莪橋在仕修武以舊志舛漏捐俸重修書成請序於余余詳加披閱歎其苦心孤詣實有超出尋常萬萬者如不立星野專門而首載

巡幸

皇德二篇最爲得體修武爲晉之南陽戰國時屬

修武縣志

序

士

魏不屬韓左傳有攢茅墮大陸水經注有清水長泉白鹿山皆能詳攷其所在太行爲修武屏翰層巒疊障不可勝紀小丹河及新蔣二河灌溉民田兼以濟運尤爲此邦水利所關獨能尋其脈絡於境內疆界自西迤東依次敘述如掌上螺紋一絲不亂漢分置山陽縣有大修武小修武聚後又有南修武北修武西修武唐改置陟州其地之犬牙相錯或錯入武陟或錯入獲嘉輝縣更能條分縷析

不爽累黍洵爲近今邑乘中僅見之作蓋蒞
橋官斯土於今八年平日畱心掌故采訪舊
聞旣詳且悉又得金枚偶學博袁素珊大令
往來商榷後先執筆共成是編而張廣文魯
巖博極羣書朝夕討論亦足爲徵文攷獻之
助故能集腋成裘垂諸不朽夫天下大矣天
下郡邑多矣自古及今志乘之書何啻汗牛
充棟而

欽定四庫所載惟朝邑武功二志最爲擅名其他

修武縣志

序

十二

則所存無幾率皆瑕瑜互見得失參半豈非
以因革不當繁簡失宜故歟余嘉蒞橋著述
之勤也於是乎言

賜進士出身

誥授朝議大夫知懷慶府事前翰林院編修掌山
東道監察御史南昌陶福恆撰

余自道光己丑春榜後籤分河南與馮君菽橋同
需次於汴梁爲至交及襄城卸篆觀察劉梅坪先
生新勸河朔書院命余主講席適復得與菽橋相
會晤菽橋謂余曰修武志缺而不修者七十餘年
矣非其人莫與屬余因以金君枚偶薦菽橋遂延
之於歲丁酉仲春開館迄於十月枚偶以事過余
西連信宿詢及志事蹙然曰修武自金元以來代
有沿革牙錯瓜分一隅之地倏彼倏此是以眾說
罕通余蒼萃羣書徹夜不寐以求其合有不合者
則旁推交通反覆曲證得所依據而後安心血實
瘁於是書恐後此精力不給幸早畢事沿革今已

修武縣志

序

十二

脫稟惟白鹿山清水吳澤陂水經注云在修武修
武人士無有知之者將親身入山苟訪得之則書
旦夕可成嘗移寓君所與君痛飲屠蘇耳孰意仲
冬二日竟抱疾不終其事邪菽橋以其書編輯過
半畀余續成之而竟不能辭也余閱金君所撰者
紀二輿地志三建置學校祠祀祥異志各一秩官
政一纂述皆得史法人物志編輯未畢余補成之
未幾楊生敏書以清水告余代纂入輿地山川以
成君志而古蹟尙少生色又與菽橋及張君魯巖
加潤飾焉別撰令輿選舉志各一列女傳一雜記
一菽橋撰金石志一以輿地志山川里甲物產三

門沿舊志簡略尙多譌誤竝廣爲按討纂輯曾巖
讓藝文志一訂正之力尤多爲卷者十爲綱者十
有六爲目者三十有六各冠小引發明其意書成
因敘其緣起而歸之菽橋

道光十有九年歲次己亥二月陽湖袁俊敘

修武縣志

序

四